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四二三・集部・別集類

抱經堂文集三十四卷（卷二十四至卷三十四）〔清〕盧文弨撰……………一

勉行堂詩集二十四卷首一卷〔清〕程晉芳撰……………八七

勉行堂文集六卷〔清〕程晉芳撰……………二八五

百一山房詩集十二卷〔清〕孫士毅撰……………三六一

劉文清公遺集十七卷 劉文清公應制詩集三卷〔清〕劉 墉撰……………五一七

抱經堂文集卷第二十四

東里 盧文弨 紹弓

荅問

荅董生教增問

問詩之作由來久矣未有知其所自始者也周之盛時有採風之使有太史之官至於天子巡狩又必陳詩以觀其風俗因以行黜陟之典於是詩之爲教遂爲聖人之大法故朱子詩序中據之而惜其昭穆而後寢以陵夷至於東遷遂廢不講第周之極盛當在何時則成王康王之閒非耶說詩者謂文王雖已稱王教化未洽武王克殷未遑禮樂故頌聲之作斷自

抱經堂文集

卷二十四

一

成王之世夫頌聲之作在成王之世則列國太平之風可以被之筦絃達之郊廟亦當此時爲多而今十五國風自周南召南豳風而外皆東遷以後之詩何也或者孔子刪之與刪詩之說始自司馬遷其言曰古詩三千孔氏刪之畱三百五篇後儒咸尊用之但春秋以前人習於詩士大夫以詩相贈荅見於內外傳大抵今經中所有其稱爲逸詩如翹翹車乘我無所監之屬十中一二耳以此求之馬遷之說未可信也況孔子刪詩於變風之世政教乖繆男女淫奔一切譏刺怨誹之作皆畱不刪而獨全刪周室太平之風殆不然矣又或以爲年久失傳其說抑又不通夫

周南召南在武王未得天下之先豳風之作在成王蒞政之始今篇章具在何緣在其後者獨先亡耶後閱詩疏孔氏之說則曰太平之世天子有雅則諸侯無風故國風無西周之詩然細思之亦未然何則國風之作非徒文字之謂也先王移風易俗用此以爲樞機故太師掌之巡狩陳之今太平之世旣已無風則太師之官爲冗員巡狩之陳徒具文耳先王何取此有名無實之爲哉至於衰亂之世王者之政教不行正朱子所謂東遷而後遂廢不講者又安得而採之安得而陳之此數說者皆所未安蒙之所以反復思之而不知其故者也

抱經堂文集

卷二十四

二

禮樂本諸天地與生俱生者也自唐虞以後漸文耳上古之世禮質則樂亦質簫桴土鼓安必無詩文字未興流傳不廣其萬一傳者如古孝子斷竹續竹之歌不得等諸娥皇帝子亦謂出自後人之僞撰也陳詩觀風當與納賈觀好惡一例百貨在市而貴賤殊焉風詩流傳而取舍別焉豈必皆新製哉卽當時宴享所賦可知已聽所賦而知其人聽所陳而知其俗其義一也抑孔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然則聲音節奏之閒亦有古今不同者矣故鄭聲之淫殆非其初而然也未流之失也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太師掌樂者也以陳詩爲采詩是康成之蔽也以無目之人而令其

行閭里以採聽歌謠其事之不便至易明矣且閭里之諸徒歌而已不能皆以入樂假如凡值所採悉播於樂舊者肄在樂官而不去新者被之管弦而日增如太史公所言三千篇之多則太師小師之屬力疲而亦有所不給矣凡人之情順則易忘拂則易感故當堯之時其歌曰帝何力於我哉卽周初盛時其言民之情第曰民之質矣日用飲食如斯而已古者頒施於宗廟非以媚悅在位之君也而魯人乃及僖公在時而頌之其辭浮以夸當時已備在樂懸矣夫子安得刪從而著之亦因可以觀世變云爾後儒微有見於此而凡若關雎若魚藻之類莫不盡舉而歸之諷刺所謂陳古以切今也此

抱經堂文集 卷二十四

三

雖未免求之太過然亦足以見朝廷清明海內治平士安於朝農習於野無有驚喜過望之意而何必相率歸美以爲導諛獻佞之具哉其間或歷十數君二十數君而始有一詩非謂此數十君者皆賢也苟無道不至於甚在小民忠厚之意豈微激之而遽怒哉故一切採詩刪詩之說舉不足信春秋時名卿大夫所賦今人多習誦之偶有逸者固亦無幾且有異其名而詩固在者如采薺卽楚茨河水卽沔水新宮卽斯干鳩飛卽小宛王伯厚嘗輯詩逸句十不及今之一二凡謂淫奔之辭人喜誦之故傳及與夫年久者多失傳更鄙淺不足破矣問古禮之放軼也久後儒卽見在之文尋其蹤跡大

率三禮而外徵之三傳以其時猶近古先王之制未盡泯也媵女之制禮無見文左氏言媵者多而不詳其制獨公羊氏有之其言曰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媵之皆有姪娣其媵女之國說者或以爲同姓而考之春秋及左氏往往不然成之九年伯姬歸于宋衛晉齊三國媵之解者以爲伯姬賢諸侯爭來媵而齊固非同姓也此異姓之來媵見於經者也至後晉將嫁女于吳齊侯使析歸父媵之以藩載欒盈及其士此時齊莊之志固不在媵女然使古無此禮晉其有以拒之矣此又異姓來媵之見於傳者也此一疑也乃又有大可疑者蓋同姓媵之特諸子之論耳至於姪

抱經堂文集 卷二十四

四

娣之媵姑娣不獨見於春秋者然其在易曰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彼所據者殷禮也是其由來久矣考之經傳更無以姑娣媵其姪娣之文而邨風泉水之詩首章曰變彼諸姬聊與之謀集傳曰諸姬謂娣姪也次章曰問我諸姑遂及伯姊集傳曰諸姑伯姊卽所謂諸姬也上章以爲娣姪下又以姑姊當之於文義微見舛誤然此特其小者或臨筆時少失檢耳至顯然以姑姊媵其娣姪則說有難通矣不知朱子果何所據而云然也

諸侯一娶九女娶於一國則同姓二國媵之正夫人自有姪娣兩媵亦各有姪娣故九女也正夫人最尊矣其

次兩媵以國之大小爲尊卑其姪娣之序亦以此

用何休說

不從左氏或疑晉齊皆大國而何以不恥爲媵且宣姜之女

有爲許穆夫人者有爲宋桓夫人者不適一國安在其爲媵也然考之古禮大抵重適而輕庶其爲適夫人所生者必歸之他國爲夫人其庶生者則往往從其姑娣以適人不足怪也春秋多變古卽如左氏開章云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繼室以聲子此禮也乃宋武公又嫁其女於惠公爲魯夫人則非禮也又齊景公使晏嬰請繼室于晉非媵而繼室亦非禮也若據此以疑諸侯不再娶之不足信可乎然則廟同姓以異姓增兩國爲三國舉爲變禮也若言禮之正則同姓二國媵之異姓則

抱經堂文集

卷二十四

五

否左氏有明文固確不可易矣晉嫁女于吳此失禮之大者且無辭爲之而謂使古無異姓來媵之禮則晉且有辭以拒齊是何異放飯流歎而問無齒決乎賢過信後事反以疑古初之不然此大不可也姑娣之於姪娣有常尊矣桓三年傳云凡公女嫁於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公子則下卿送之其等差秩然如此焉有姪娣爲適而以姑娣媵者乎泉水之詩所稱諸姬及諸姑伯姊當依鄭箋以爲預擬歸寧後之詞最是蓋女子之所不能忘者其同類耳婉孌然未嫁之諸姬我將與之謀婦人之禮國有變故恐其未得所歸故思爲謀之若以爲謀歸寧之事此則當就保傅如葛覃言告師氏言告言

歸之比保傅皆老成人不得加以變然之稱如諸姬爲其適人者將與之謀歸寧而美以變彼義無所取不幾爲牘文乎凡問之爲言問訊也問遣也諸姑伯姊在其父母國者也故君子曰禮謂其姊親而先姑也若偶然咨諏而謂必以其序禮豈如是之譸譌拘拘者哉大儒之說固不可輕輒翻異然當其難通自當準情酌理以求至是之歸乃爲善讀書者

抱經堂文集

卷二十四

六

問詩有美有刺故曰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衛至惠宣之世變易三綱濁流四海人道盡天理滅矣爲之臣民者愴懷疾首欲隱之而不能於是乎詩以刺之此正民彝天理之所以著而集傳於鶉之奔奔之下反以衛詩至此爲人道盡天理滅者何也當時有獻議乞經筵不以國風進講者其識誠陋而楊氏之說謂淫亂之君自以爲密故特取而著之是聖人亦有時披抉人之閨門以爲教也漢治梁王之獄谷永以爲閨門之事中冓之言非帝王所宜聽聞況可彰之後世乎故嘗讀而疑之以爲楊氏之說甚深然特有似於法家之言恐非聖人忠恕之旨也衛詩至此人道盡天理滅者本非謂作詩之人此不可以辭害意譬之說春秋者謂春秋至此三綱淪九法斁豈得謂其歸咎於孔子哉梁王之獄黷昧未明推親親之誼尚可得而掩也若衛之宣惠其情狀亦已暴著矣

垂之簡編足爲懲戒若唐之武后楊妃雖其嗣主亦不得而覆蓋之而謂宜惠之醜其尚可諱哉淫亂之君自以爲密云者特欲爲後人作戒故推而極之以言事無有隱而不彰者欲禁之於未然也人之情態固不一轍築臺衷和宣著如此其人豈尚有廉恥哉匹夫匹婦會於牆陰明日國中已有傳播者此則自以爲密而卒不可掩楊氏之言固其理也唯詩人刺之夫子從而著之耳左氏傳所載淫亂之事豈惟此數君而不見於詩安得疑披抉人之閨門以爲教也以楊氏爲有似法家之言不倫之甚

問十五國風言王者凡五何彼襍矣言平王之孫或

抱經堂文集 卷二十四

七

以爲平治之王或以爲卽平王宜曰先儒未有定說今姑可置之不論其在邶風則北門之詩言王事適我衛風伯兮之詩言爲王前驅唐風鴉羽之詩言王事靡盬秦風無衣之詩言王于興師此四處詩傳或有講解或竝無講解竊意此雖一字之微然名分繫焉蓋有不可忽者集傳於邶風王事剖晰詳明於伯兮鴉羽槩從牽畧而於秦風獨引蘇氏之言謂秦本周地故其民思周之盛而稱先王其說殆不可訓秦居周地遂可稱王杞宋爲王者之後脩其禮物以賓王家不愈可以稱王乎果其臣民援引失據孔子刪詩時便應削之無容取草野不稽之言列之於經疑

誤後世也詳檢毛鄭之書於伯兮據從王伐鄭之事孔氏於王于興師之下又徧解前經雖時近穿鑿然似有不可已者意謂治經者於此當博觀而詳爲之說不得樂集傳之簡易而遽從之也

不聞北山之詩乎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諸侯之事皆王事也閒王政敵王愾何莫非王卽春秋時諸侯之於周亂則定之難則城之戍之若殷之諸侯其民從王所役而有賴尾之詩周之時未之有改也則凡所謂王皆周王也朱子於秦風引蘇氏之言謂秦本周地故其民思周之盛而稱先王云者以備一說耳其正解固云王于興師以天子之命而興師自無可

抱經堂文集 卷二十四

八

議爲也且卽蘇氏之說亦未可厚非謂秦民有懷舊之思如漢之東則西土耆老冀上之睠顧其情一也當其時周王固在也若杞宋爲夏殷之後社已屋矣雖許其得用前朝之禮樂而其臣民安可以王稱之安可冒生今反古之咎而轉思先王此比喻失倫也朱傳與注疏所訓無大異同學者正可以參觀而得之抑古人亦有文可上下相通者如祭王父曰皇祖考父曰皇考夫曰皇辟祭法大夫有王考廟皇考廟適士有王考廟禮曰適爾皇祖某甫適其皇祖某子此當世之所公行者固不可謂之僭也何彼襍矣之稱平王似當屬平王宜曰此東周之詩而繫之召南以見文王后妃之德化雖久

遠而肅雝之風未衰也平爲平正一說乃毛公創解而或以寧王爲例夫武王定天下寧之爲義美而顯平之爲義泛而晦故愚見以爲似不若朱子之後一說可從也

問文姜淫于其兄而魯桓被殺其爲國之大恥百世不可掩魯于是時未甚衰弱不能聲罪致討僅除彭生以爲名後文姜乃數如齊終復如莒以禮義之邦陵夷若此雖天之禍魯亦以莊公之非人故耳集傳于猗嗟之下引趙氏之說言子有可以制母之理其說旣美矣而第其所謂哀痛以思父誠敬以事母威刑以馭下猶有不能釋然于懷者春秋書夫人如齊

抱經堂文集

卷二十四

九

在桓之十八年春書夫人孫于齊在莊之元年三月公羊傳曰夫人已在齊矣其言孫于齊者何思母也何氏注曰是時莊公小祥憂思少殺思及其母故春秋緣其意而書之其實夫人在齊未歸也其言穿鑿支離故爲難信左氏傳無文杜氏注曰文姜與桓公之喪俱歸歸而爲魯人所尤故復孫于齊此說雖無所據然以情事論之有當然者今云誠敬以事母爲將迎而歸之與夫國君與國爲體制喪服者父在則降其母以明尊無二上今迎而歸之是迎其君之仇與其國之賊也傷死父之心絕臣民之望不孝莫大焉且文姜亦無可以歸魯之理河廣之詩宋桓夫人

所作也夫人生襄公而出歸于衛襄公卽位夫人思之而義不可往故作是詩文姜之罪較之出母孰重孰輕又何以歸哀姜淫于二叔而殺其子罪較減于文姜齊桓殺之以其尸歸公羊以爲得伯討之義然則世有明王賢伯所以處文姜者當何如耶朱子於此殆必有至精至大之義惜末學無以知之而願有以窺其狀也

父以爲妻者子以爲母父所不廢子亦不敢廢也文姜淫於其兄桓旣知而謫之矣而猶覩然以受齊襄之享其爲隱忍可知已公薨於車魯人雖知其所由來而不能明言之姜猶然桓之妻也則亦莊之母也趙氏所謂

抱經堂文集

卷二十四

十

哀痛以思父誠敬以事母威刑以御下此三言者聖人不能易也其謂子可以制母者亦制其從者而已敝笱之詩云其從如雲其從如水此何人哉文姜必不能以子身適他國此則莊所能制而不制故魯人嗟而惜之文姜未嘗親刺刃於其夫則其事隱子無讐母之理惡得不迎而奉之人倫不幸之遭莊唯有盡然隱痛而已其能如母何哉記曰臣弑君凡在官者殺無赦子弑父凡在宮者殺無赦獨不云妻殺夫者當如何假令閭巷之間或有此事有司者治之耳曾謂妻殺夫子亦可殺其母哉至如宋襄之不能返其出母重父命也父不以爲妻子亦不敢以爲母若文姜則固未得桓之命者兩

事正相反何得以此例彼昔齊威王使章子將章子之母爲其父殺而埋之馬棧之下威王曰勉之還必更葬將軍之母對曰臣之父未教而死若更葬是欺死父也章子之不更葬母與宋襄之不迎出母皆非魯莊之可得援以爲比者也雖有齊桓又何自伸其伯討哉蓋文姜之與哀姜其迹固不相似如欲逆刺隱匿之事離間母子之恩則誣讎之端陵暴之患從此興矣卽今官府治不孝者亦必親告乃坐子之生殺繫於父妻之去留繫於夫無古今一也今桓死不及斥其妻莊立不敢廢其母爲伯主者固不能妄與人骨肉事矣賢讀書能疑甚善而析義未精且當就古人之論而熟思之母輕議抱經堂文集 卷二十四 十一

爲也 問古人稱謂之閒簡質而等級分明天子曰王諸侯曰君卿大夫曰子在春秋時猶未混淆至孟子而稱其門人爲子故後人謂世變所趨賢者不免此言雖戲亦紀實辭也無衣之詩首章言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次章言不如子之衣安且煥兮集傳謂其倨慢無禮誠有然者夫武公負篡國弑君之罪欲假王靈以爲重而言語泄泄若甚不急此者然誠王法所當誅也至首章之下注曰子天子也則武公雖云倨慢而顯然降天子之號而從大夫之稱殆未敢矣若以子爲同後世爾女之辭則自春秋之世未嘗有焉小

序曰武公之臣請命乎天子之使而作是詩其說至爲詳到朱子於此特注此句豈有說乎

小序謂請命乎天子之使茲言當矣然章服非使者所得專也探其意而言之則子固謂天子矣文詞所施固當有所避就假如曰不如天子之衣不如王之衣則幾鄰於僞上亡等以王自有王之衣也故因有使者之可藉從而子之此行文之體當爾也古人於所尊皆不敢斥言晉韓起聘周而曰將歸時事於宰旅宰旅冢宰之下士也卽列國相交其辭命之閒有稱下執事者有稱從者莫不皆然漢制之不斥皇帝而稱陛下亦猶是也故此於嫌疑之際不敢斥王之衣而婉約其辭以爲不抱經堂文集 卷二十四 十二

如子之衣於義固無所失當是時武公方欲得周天子之命以爲重而唯恐其不得也焉敢倨慢無禮觀其次章云豈曰無衣六兮降七言六若不敢要王之必遂其所請者六旣爲謙辭而稱子乃疑於倨慢哉不然明矣弟子上元孫祖瑞嘉五校

抱經堂文集卷第二十五

東里 盧文弨 紹弓

記

吳江嚴豹人二酉齋記 戊申

近代藏書之家蓋其盛於吳中如楊君謙朱性甫吳原博閔秀卿都元敬金孝章亦陶父子皆著名於勝國者也流風遺韻至於今不衰然非徒慕前人之美名而襲蹈其迹也此實關性情焉苟性情不枉是父不能必之於子兄不能必之於弟縱或慕美名而誇豪舉挾千金入書肆連箱累積捆載而歸錦帙牙輝縹緗溫目而其中之簡脫叢殘弗之補也形似聲誤弗之正也善本俗

抱經堂文集

卷二十五

一

本弗之辨也彼書賈者又工於爲僞以今爲古如以震澤王氏之史記四明陸氏之呂東萊讀詩記崑山徐氏之尚書詳解而皆以爲宋刻此猶可言也至以劉改之爲斜川吳正夫禮部集爲蘇子美滄浪集舛謬不已甚乎其傳錄以行世者又爲鈔胥暗減其篇頁則終不爲完書故夫鄴侯之架雖富君子不許其能蓄書也余往來吳門知朱翁文游者藏書甚精繼交吳子枚士皆常與之通書無所靳今又得吳江嚴子豹人焉其家去郡城百里而近自其少也卽以書爲性命友朋知其然也往往以祕本假之傳鈔故自尋常所得外往往有前人錄目中所未具者散置之慮不便於檢尋也於所居

抱經堂文集

卷二十五

二

之右得爽塏潔靜可以爲精舍者三楹乃遷廿年已來之所著錄度闕其中以昔人相傳藏書之處有大酉小酉也遂顏之曰二酉齋既自爲之記矣而又來乞余言知余之有同嗜也吾聞昔人所傳二酉之藏不過千卷今嚴子所儲已遠過之乃意方慊然且冀幸後之所得容當有倍蓰什伯於今者是則誠然然余以爲藏之多也不若其精也精矣而復求之不已安在其能無多乎臘前余過平望去嚴子所居僅十里欲順訪焉而叩其齋中之所藏者舟人誑余以一舍之程有難色故不果然嚴子所校之左傳正義及所梓之左氏賈服義則既見之而伏其精矣虎豹之異於犬羊不卽一毛可辨乎

顧余之好雖同於嚴子而業已頽然老矣然見一異書眼猶爲之明思古昔聖賢若孔墨猶未嘗須臾廢書而余何人顧可弃秉燭之光而不自力乎楊儀部嘗有句云豈待開卷看撫弄亦欣然此真愛入骨髓語也又曰自知身有病不作長久計偏好固莫捐聊爾從吾意余今白首鈔書矻矻朝夕亦正有自不可解者因嚴子臭味之同而縱言及此更欲就嚴子假一二祕笈而鈔之其庶幾許我乎

杭州重建機神廟記 乙未

乾隆年月吾杭重建機神廟成里人求文於余以記其事杭爲禹貢揚州之域厥篚織貝實與充之織文徐之

織綺荆豫之元纁纖纁竝進由周而來齊有執魯有縞楚有練吳有紵而越亦以羅著迨河南褚公有裔孫名載者盡得機杼之巧於廣陵而歸以教其里中自是吾杭所出更兼擅眾地之長而爲天下冠宋至道元年始於杭置絨務治及本朝因而弗改享其利者圖其報杭人之祠褚公舊矣既又推而上之思報其始爲機杼者於是復立機神之廟其神則厲徵君之記據淮南鴻烈以爲黃帝之臣伯余是也廟建自國初在城之東北隅雍正中里人稍稍增拓其制閱四十餘年日就頽侈有吳君通海者蹙焉以爲己任謀諸同業率費得六千金撤而新之再閱春而竣不戒於火燬焉又謀所以

抱經堂文集

卷二十五

三

興復之眾喻其誠輸者畢集鳩工庀材事成壯觀正殿五楹中祀軒轅氏而以伯余褚公左右配焉軒轅爲伯余之君始制衣裳以大機杼之用者也其後爲會館同業祭享之日飲福於此又其後祀西陵氏西陵軒轅之元妃始育蠶以開機杼之功者也其前有廡有門又有臺以奏樂而娛神此今時所重以爲不如是不足以昭事神之虔者也廟之晨昏啟閉朝望香火以道士主之其教之所祀者別有室使祀之而更及於土穀之神開其爲彼而後可責其成於此凡爲機神計且可以廣福也嗚乎杭人之爲是舉核以三代制祀之典雖不必盡符然於先王教民美報之指可謂周詳而篤摯矣要非

朝廷之仁漸義漬有以返斯民於惇龐忠厚不至此則神之所以佑吾杭人者豈有旣哉說者謂淮南稱伯余始爲衣手經指挂成猶網羅後世始爲之機杼則作機杼者當別有人詩刺婦無公事休其蠶織則織本婦人之業不知機杼不用衣裳何由而成織之所出上供國家服物采章而下被之士庶非婦功所得專所以周官典絲主之以下士而工有內有外此久爲男子所有之事且天地之間陰主質而陽主文女成布而男成帛以目驗之可信也斯前記所未詳故并及之是役也肇自往年某月歷若干旬訖功首事之勇於義與同業之樂於輸皆不可以不著因誌其始末而備列諸氏名於

抱經堂文集

卷二十五

四

碑陰云

旌德縣建登瀛橋碑記丁酉

旌德有鳧溪水源出鳧山西南流合於徽水經縣城北十里則車徒四達之地也溪中巨石錯立舟舫不能徑度梁以木當春夏盛漲時不勝湍激輒傾欹壞墮不可治取道者必回遠而後得濟迨霜降水涸居人累石爲渡劣容一人迹猶復惴惴恐陷焉往來者病之久矣邑黃氏天一以三兄弟家去溪旁甚近本先八子裕府君志爲創石橋經始於乾隆三十七年閱四朞而落成其長三百尺廣二十八尺高倍之翼以石欄寬容堅緻由是東西行以適四方者皆便之更以餘力於東岸建亭以

憩行者其西又有一溪源出楂嶺亦建小石橋其上施功視鳧溪三之一焉費皆黃氏兄弟任之不求助於他人鳧溪之橋命曰登瀛爲其東直柳山西接正山之麓習形家言者有取焉橋成逾年而天一之孫朝俊舉於鄉當其爲是匪以私子孫也而食其報獨先可不謂天道歟朝俊學於余請余爲之記因考其實書之石俾出其塗者咸知化險爲夷之所自且以告邑中諸英雋當思其名之甚美奮然偕黃氏子弟相與從此發軔以達王路而翔天衢無負兩翁之斯舉也

重修紫陽書院碑記 甲寅

吳越書院之以紫陽名者三蓋皆祀朱子而因擇士之

抱經堂文集

卷二十五

五

雋異者使習業其中欲其學朱子之學而後庶幾於所言所行莫不循循然有法度也新安爲朱子之鄉其地有紫陽山故宋淳祐六年理宗御書紫陽書院以賜江東之崇祀朱子者而吾杭有紫陽山卽沿爲稱禮記曰凡釋奠者必有合也康成釋云國無先聖先師則所釋奠者當與鄰國合案今蘇與杭皆近新安以祀朱子實與古禮合杭爲大府治所敷文書院中丞領之而紫陽與崇文皆前任嵯使之所倡建嵯商相與踴躍以襄厥成蓋嵯商多來自徽郡實古之新安其子弟又許其別編商籍與土著者一體考試故皆樂於順上之指而不由於強勉我

朝康熙四十二年鹽法道岑溪高公熊徵始建茲院於紫陽山之麓初名紫陽別墅後乃正名曰書院至於今八十有餘年矣中間雖小小補葺而費約工省馴至敝壞不可治文昭以乾隆己亥忝主講崇文越明年遷主紫陽觀危樓之將壓常凜凜焉去之一周星以爲必改作矣乃僅交午枝柱苟且目前以儻幸於一旦之可無事上之人以無與乎考成而未嘗一畱意卽或慨然有興舉之思而慮請之容或不得又總總慮經費之無從出也以故玩時愒日遷延以至於今往來觀者徒歎息於前人有美政而後人莫之繼爲可惜也迺歲在癸丑長白阿公奉

抱經堂文集

卷二十五

六

聖天子新命來爲兩浙江南都轉鹽運使司鹽運使益改舊鹽法道而正以使名并特設督理鹽政一員與兩淮埒卽移兩淮長白全公以莅之全公素知公強幹有爲故於所請無不聽公之居是職也實能仰體

上之德意清以律己勤以莅事緝私平征以卹商而循名責實以造士觀兩書院之久不治也請於全公斥幣餘若干金大爲修葺不歸之縣有司而專委屬吏之能者日往監之公亦不時至以察工之勤惰而董其成於是腐者易欹者正缺者補隙者完磴道之犖确者爲平治之相其高下爲之欄檻使無失足焉若門若窗皆可

以啓閉矣若庖若湑皆足以容受矣聖者黜者丹腹者咸得其宜於是望之巍然卽之煥然士之來肄業者咸欣欣然有喜色罔不亟思振作以仰副樂育之盛意蓋士氣亦爲之一新焉蓋嘗論之內與外實相因而互資者也故衛武公之爲懿戒曰洒掃庭內斯干之詩言殖殖其庭有覺其楹君子乃可以攸寧焉昔子路之治蒲也夫子入其境而見草萊甚辟入其邑而見牆屋完固亟稱其善焉蓋卽此可以驗猥事之不苟類如斯矣兩公不以文弔爲不肖聘主紫陽敎事樂觀盛舉思有以紀載而監院車君向榮又率諸生以來請安敢以不文辭爰卽進諸生而告之曰爾等之來學於斯者旣足以

抱經堂文集 卷二十五

七

安其身矣亦知所以治其心乎夫屋之傾欹徑之榛塞夫人而知其不可矣獨於心而顧可安於不正不滑乎今諸生中能文之士不乏也然或狃於佻達之習慢易之風而不知變革其有害於虛靈之體實甚今公之有斯舉也豈徒爲美觀哉蓋卽敎以治心之學也夫朱子集諸儒之大成而德性問學兼優者也諸生勉勉焉是則是效體斯立而後用有以行安見醇儒名臣之不由斯出乎余非能言者也朱子所爲學記者具在舉皆切要之論盍反而求之可乎是說也實推廣公所以造士之意而公之盛美乃益彰吾知崇文亦必有願爲紀載者文弔在紫陽故第就紫陽以爲之記云

麗景校書圖記 辛未

乾隆丁卯之夏

天子居圓明園命選翰林十人中書十人校錄唐李善所注昭明文選以備

清燕之覽於是卽張相國園而開館焉麗景者園之軒名也厥構宏敞通流環繞匯於軒前而成池池多植荷時方花架木爲橋通南北道橋之南山徑迴複樹木蒼雜園故名也園康熙時明相國之所築也後獻諸朝賜文學近臣退直居之園之勝尚未能徧觀也所選二十人者校書軒中

上命大官具食尚方給筆札頻遣中貴人攜瓜果及荷

抱經堂文集 卷二十五

八

囊香佩諸物分賜諸臣

上所賜唯瓜果爲非常賜非大臣及親近者不易得而今咸以小臣拜 賜且訖事月餘 賜凡四五斯亦遇之至榮者已前輩錢赤岸先生性慎密而多聞識褒然爲中書領袖選與茲事文弔時亦從諸君子後移席近先生先生校勘精審孜孜不倦然諸人或各行其意先是中使宣

上旨云爾等俱是有學人若書內誤處皆當改正而大臣恐或蹈妄改之咎又私相戒約非灼知其誤萬不可輕改以故明達之人多務更正慎重之士憚於改爲予因知事無大小總其成者爲要也大官年高事繁必不

能復究心於文墨之事安得如先生者合眾長而折衷之歟書成又錄考證二冊進 呈

上命分置各卷之後并書校寫者銜名其冬又

召諸臣入 乾清門至 懋勤殿令各鈐小印識之

上自爲之序其書已裝潢成帙矣書之前貌

聖容焉先是進 呈之日又人

賜紗葛各二端文弢欲爲文記之尚未成也今先生榮

君恩寫之爲圖以文弢之亦與其事也屬爲記嘗考古

者有寫書之官校讎之司其事曠而弗舉於今乃復見

之禮意加優渥焉先生適當其盛將之以勤恪諉則正

疑則闕不牽於異同之論可不謂賢乎自是役後有謂

抱經堂文集 卷二十五

九

細事不足煩

聖慮者於是凡有校寫皆開局於 武英殿大臣監理

之外饗供其食書成請

旨賞賚而已文弢亦一再與焉迺思昔日與先生枉軒

中散衣帶時水風清暑花香襲人 珍賜頻仍中使絡

繹此景何可多得況四五年來此二十人中已有化爲

異物者其仕於四方及歸其鄉者又有之今先生又將

歸矣撫卷之下不勝悵然他日從先生於明湖之濱縱

談舊事再出此圖其感歎又將若何也因具錄其姓名

於左翰林十人王錦 改外王居正 休致朱佩蓮 丁憂湯

大紳 休致王際華 丁憂歐陽正煥蔣元益徐開厚 故許

炎 改外馮秉彝 告假後又益一人曰溫敏中書十八張

敬業劉大佑 故祝維誥駐朝棟程謙龐廷驥 告假金燾

毛永燮先生名在培與文弢共爲十人收掌則待詔吳

自高也乾隆辛未除夕前一日書

張荷宇 大任 夢母圖記 庚午

始余未識荷宇時有客持一卷文示余卽荷宇自敘其

夢母事其言悲悄乎不忍卒讀也異日有介友人來余

門請受業者識其姓名卽曩之夢母者也因又見所爲

圖焉自當世公卿大夫下至韋布之士工於言者咸嘉

其至性冥感相與詠歌其事荷宇悉取而綴於圖之後

余亦五歲失母此情人所同也感荷宇之事而因爲記

抱經堂文集 卷二十五

十

之荷宇生十月而喪其母及有知卽時時念母不置彌

久彌篤哀其身不能一日事乎母也哀母之言語動作

亦未能識也荷宇香河人嘗南遊而反至乎錢唐夢母

來前夢中卽知其爲母也旣覺乃噉然以哭曰此眞吾

母也母胡爲乎使我至今日乃得見也母又何去我之

速也母其可使我繼此而得見也於是卽夢所見爲之

圖此圖吾不之見也今之圖吾見之則其夢母之境而

已余因語之曰夫人精誠所感無幽明死生之隔此理

之可信不誣者況子之於親其喘息呼吸相通本無有

間之者乎人死則形亡形亡則氣散而有不散者在其

精神卽附麗於其子孫之身故先王爲之立廟以敬之

祭祀以事之笑語嗜好以思之於此於彼以求之又非但此也一出言而不敢忘一跬步而不敢忘故孝子之事父母終其身非徒終父母之身也今子之母不幸蚤歿然子枉固不可謂亡焉夫自香河以至錢唐三千里而遙子之母生時固未嘗至其地也而胡爲於此而夢於此而夢者子之所至親亦至焉然則子之身親之身也子求所以不死其母者其必有枉矣

蔡施秉守城記

戊戌

雍正十三年貴州古州苗作亂諸苗響應破黃平州及凱里巖門諸城乘勝東下施秉縣適當其衝遂蜂擁舊城時平靖日久兵屯多併省今縣治乃故偏橋衛也去

抱經堂文集

卷二十五

士

舊治九十里許先是奉文清理苗疆大吏案舊地圖不知縣移治本末猶承前謂距台拱大將屯駐處道里近遂議省舊所設遊擊員弁其兵盡撤焉而施秉遂無守禦之備雍正十一年上元蔡君謹來知縣事謂地荒遠民苗雜居備不可弛言於大府請仍設武員鎮守如舊制大府矍之而未即行也邑無城君亟城之至是而逆苗之亂作民卒間有寇惶駭欲逃君亟招集鄉勇合家丁僅百餘人授以兵練習之令登陴固守部邑民來奔者內而安輯之擇壯者令相助爲扞禦夜然火城上徹明城有水門賊使其黨潛入爲內應獲之得其謀取大板布釘塞其處苗人素跣足乘黑夜入輒爲釘所刺債

賊射火箭入城城內多草房君有備火不得熾城西有半山君恐爲賊所據得形便城必危帥勇士先據之苗女有習妖術者佩符張蓋舞鏢槍前衝左右號端公者爲翼衛禁矢使不相及君取雞犬血厭之設伏以待大破之黔地苗窟穴多乘釁相提而動官兵分道剿撲救不時至自夏涉秋凡九十四日大小三十七戰逆苗始散走城賴以全總督張公廣泗以其功入奏擢大定府通判未赴奉檄勘鎮遠等處災道病仍還施秉以乾隆元年九月卒民爲建祠立碑君所建城及橋梁民皆以蔡氏之

今上嘉保城功賜子寔蔭國子監生

抱經堂文集

卷二十五

士

舊史氏曰余客金陵君之里也聞君之先本和州人少孤隨母育於外氏遂家上元令其習藝謝不能也見塾師課童子書則聽之少長遂能文勇力亦過人通技擊之術嘗手搏武人之害鄉里者莫敢抗雍正首科舉於鄉君文吏耳而有武功其兼材信素具也抑古之儒將著名者多矣尚不足爲君異若乃糾率市人而與之共處危地卒非素練器非素習岌岌乎不可終日而卒能轉危爲安民免糜爛之禍則由君之見幾早備事豫堅城屹然故可依以爲守也最君之功故當枉此不枉彼君里後生顧漸學於余能言君之事君字經山且云君之子今與其母居三山門外屋數椽以賣鍋爲生則又

可爲太息者矣

記烏程袁孝子剝肝事 乙卯

烏程有剝肝以療母疾而愈者邑有司與其國人咸稱曰袁孝子孝子名昌齡事在乾隆四年距今五十有七年矣當剝肝之時孝子年已五十有二其母年七十有一夫禮五十不毀哀過而毀猶爲不可況可重自毀傷蹈必死之途而徼幸其或一濟乎且徧攷諸方書無有人肝可以愈疾之說而孝子之事又相傳有神奇恍惚之談儒者難言之然其事炳炳誠不虛孝子深自韜晦并其子亦不使聞知乃事卒暴著而不可掩嗚呼豈可謂非天哉今名已載郡志其曾孫沂以志所書尚略其

抱經堂文集

卷二十五

三

父秉鈞在日營葬其祖撰有事實一篇欲乞有道而文者以銘諸墓終於齋志以沒彌留之際呼其子沂而命之曰必無忘而祖而父欲求所以表章其親之蓄念沂懷之又十有四年家貧業醫不能出而與士大夫遊又諸老有盛名者皆已前死俛俛乎不知所向聞人言文昭尚能爲紀實之文不苟譽人者介其友楊君傳九以請於吾友嚴子久能而展轉以達於子子雖不能繼諸老之後塵然於發揚潛德敦勵風化亦竊有志焉遂不辭而書之方母之疾也孝子婦已前死常時燠寒飢渴之節及一切煩辱之事妥嫗所任者皆孝子親執之至是醫療百方卒無效病且殆彷徨無措昏悶中若有告

之者曰服龍肝湯疾可瘳顧龍肝安可得忽念己生之年歲在辰辰龍屬也得非神命我剝肝乎乃潔誠虔禱夜半扃戶以刀剖胸之左偏深寸許以指剗取中熱如沸湯不得入昏暈而俱旋似有趣之起者驚視創處肝已突出遂割之作湯以進疾良已人無知者越數日近出過橋失足顛於橋下創裂暈絕子宗耀亟往抱持歸解衣見胸次束以帛血斑斑然漬其上猶新請之不言又涕泣固請始言之子蒼黃延醫用善藥敷治莫效夜又有若告之者曰服藕汁可瘳如言而創始合終戒家人勿洩也然醫者已出語人矣人人以爲異事更相傳播令甘泉羅君榛聞之親式其閭列狀聞諸臺咸有優

抱經堂文集

卷二十五

古

獎唯格於例不得旌他日人有訟其子不孝者有司訊於市延孝子並几坐指以示其子曰此剝肝袁孝子也居同里而不知所效邪杖之孝子爲憮然不寧者累日越十二年而卒其母後一年乃終子一人卽宗耀孫四人長卽秉鈞傳其祖事實者也沂能謹識其父之遺言久而不衰其人亦有足多者今葬已久無所用銘沂以傳爲略傳之體故不能詳也余乃徇其請而爲之記其事庶辭不嫌於繁瑣云

舊史氏曰自明以來剝肝割股之事皆旌例所不及以非事親之常道也然閭里之民天性篤摯當其至誠激發非有所慕效而中情所迫不自顧慮更何有於區區

之名是雖不可以爲教而君子亦必從而禮貌之且樂稱道之使人皆可以一自證其本然之良心則何嘗不有益於風教也烏程一邑耳百餘年間剝肝者有三人焉康熙初年有閔茂元越四十二年有陸國榮又三十三年而袁君復繼之是皆不滴其赤子之性者也嘗聞唯至誠爲能感神傳袁君之事者謂有鬼神以陰相之其理亦不可謂無今閔袁之名志俱載之而陸尚遺因并牽連書之以告後之修郡邑志者

弟子王元孫 瀛葆貞校

抱經堂文集卷第二十五終

抱經堂文集

卷二十五

主

抱經堂文集卷第二十六

東里 盧文弨 紹弓

傳一

楊文定公家傳 丙申

楊公名名時字賓實常州江陰人也少嚴重有局度不爲事物倉猝搖動以諸生應鄉試主司以性理書發策未之習也歸而求其書讀之朝夕尋繹由是得聖賢門徑所從入篤志實踐卒爲完人康熙三十年成進士改庶吉士座主李文貞公理學爲儒者宗門下士數百人獨深契公常以正學相期公每從質問所得日益進散館授檢討充明史纂修官

抱經堂文集

卷二十六

一

聖祖特召對充 日講官起居注旋

命提督順天等處學政先是居此任者率宮坊以上大僚

聖祖用文貞薦以公清介有學術故特用公實異數也公每接諸生必開誘以立志居敬致知力行之道不專文詞見官屬一依儀制不冒少假借保定知府故違成例不錄河間左衛童子送試屢矣諭之不可劾罷之未期年士習丕變

聖祖嘉之賜以

宸翰擢侍講會有以蜚語上

聞者謂公外釣公清名實則與巡撫比巡撫信公言爲